



他还举了一个钱十之被毒并为之而...
 纳一篇十说的例子，一个女人因...
 她的男人这时仍然被囚禁在监狱...
 十年转刑。有人送给他一粒白色...
 他经过痛苦的精神挣扎和决断，...
 车的谷处，因为唯一能延续他所...
 法，就是记住她回吻她，让她在...
 不消失。这样，他必须将首先...
 死了，一半的记物已经不复存在...
 存在了，那么所有的记物将都不...
 在悲痛与虚无之间钱选择悲痛。

15 × 20 × 300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沙漏街的卜语

陈染/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陈 染 著

沙漏街的卜语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 50 强》(1978 - 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 1 / 时间不逝 圆圈不圆
- 53 / 破开
- 84 / 嘴唇里的阳光
- 103 / 沙漏街的卜语
- 147 / 空的窗
- 163 / 无处告别
- 217 / 与往事干杯
- 289 /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 337 / 凡墙都是门
- 366 / 站在无人的风口
- 382 / 时光与牢笼

时间不逝 圆圈不圆

1 太阳碎了，发现了酒

维伊是深谙“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保密”这一貌似粗浅实际上却颇为深奥的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她无限广泛的社交活动中驾轻就熟、轻而易举地运用之，言谈之间好像是漫不经心、没遮没拦，实际上，她不想让你知道的，她就能滴水不漏，守口如瓶。

不像她的诗人朋友林子梵，只会在精神密室里的形而上层面中操作，而在广泛复杂的日常生活状态下，他往往显得漏洞百出，顾此失彼，一副诗人艺术家的既天真稚气又深邃老到的矛盾气质。他总是煞有介事有言在先地宣称：你们谁也别想从我的嘴里探出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我不会说出一个字！

悲壮得像个男江姐。

可是聊着聊着，谁也没去套他，谁也没劝他多喝酒，他自己就会一点一点源源不断全都如实招供出来，而且别人想拦都拦不

住。

他的朋友博士王就会拿腔拿调学着电影里江姐的语气逗他说，“上级的名字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下级的名字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告诉你！哈，可我们全知道了！”

于是，就又有人接来说，“这个江姐也真是的，跟敌人斗这个闲气干嘛？要是换了我，肯定就说，上级的名字我不知道，下级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你们放我走吧。”他做了个告饶的动作，接着说，“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实力是不是？”说着吸了一下香烟，又喝了口嘉士伯啤酒，“可是，如果敌人用刑拷打我，就不太好办了，我怕疼。不过……我可以勾引那位敌军官。”

“有没有搞错啦，”酒吧老板博士王学着粤语拉着长腔，“敌军官可都是男性，那时候的中国还没闹女权主义呢！你勾引谁去啊？”

说者就把手中的酒杯往桌子上轻轻一磕，“怎么这么落伍！不开窍！我可以改成同性恋嘛。我宁可色，也不能叛；宁可变态，也不能变节！这是革命的代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以为革命像坐在这儿喝酒那么容易！”

博士王立刻反驳，“难道坐在我的酒吧里喝酒就容易吗？还不是我呕心沥血于革命干出来的。那代价可不仅仅是变个态、变个性就够了的，我连血液的颜色包括血型都给人改了。你以为！”

林子梵心不在焉地坐在一边儿不说什么，手里拿着本地图册有心无心地翻着，听大伙瞎扯，闷头抽烟。他对“革命”、“反动”、“阶级斗争”立场之类的话题，不大感兴趣。

林子梵觉得自己既不是一株圣洁素净、出污泥独不染的怒放的荷花，寻求在惊世骇俗的“高雅”中“殉道”，嗟叹昨日诗之花冠的枯萎衰落，自戕于平庸如流水的民众；也不是那种安心颓

废，放纵自己，故意回避深刻与良知，沉溺于如洪水猛兽般“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低俗大潮之中的文人。

他觉得把圣洁与平庸、深刻与肤浅对立起来，是极为幼稚的。人远远比这种纯粹的单一性要复杂得多。

林子梵喜欢一切复杂的特质，无论时代、人群还是个人情感领域。

“没那么简单。”他常说。

此刻，他安静地坐在一边，观众是他最经常的角色。

博士王清楚他的老朋友林子梵，近来心里正闹腾着那位上次仅仅见了一面的维伊小姐，而且大有明知“烫手”，存在“灼伤”的危险，却依然打算奋不顾身前去抓取的趋势。这与往常不动声色、冷眼旁观的林子梵的一贯形象大不相同。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咱们可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有些错误年轻时犯还说过得去。”博士王冲着他的老朋友林子梵故做老成状。

其实，他们几个都不过三十岁出头。

这位维伊小姐实在令林子梵感到莫测奇妙又无从下手。

关于她的背景材料，引见人博士王也只知道她很久以前也写过诗，现专业为人之妻，至于“那人”，谁也没有见过，只是听说他已奔赴异国他乡，维伊成为了一名时髦的留守女士。她现在随时或者正在准备行装，打算投奔远在德国邦郡的夫君陪读。

至于维伊的其余历史和现状，林子梵只有在他丰富的想象中进行了。

虽然他们在上一次的偶然相遇中，维伊只字不提早年自己曾经写诗一事，但是，据博士王及有关人士透露，她的确写过诗。

大约在八年前，维伊曾怀着一个文学青年狂热的激情，背井离乡来到 P 城那所众人皆知的作家学院进修读书。那时候，她迷恋过写诗，二十二岁，正是诗情满怀的年龄，她无能为力地陷入了对诗的致命的爱情之中。

她常常一个人久久伫立在学院顶楼的窗口处，呆呆痴痴地凝望着幽蓝的夜空，她的被无限透明的苍穹浸染得瓦蓝瓦蓝的心，也如同大海一样波涛汹涌，那狂热、庞大然而却没有准确目标的情感一泻千里，把青春期所有莫名的单相思都寄予诗中。

她伫立在顶楼上，平视望开去，看到静谧的晚风被瑟瑟抖动的树枝给搅碎了；俯视大地，苍茫的漆黑被房舍里的灯光给切割碎了；仰视天宇，悲伤的蓝色被她的诗疼痛碎了。她的情感沿着诗这条通往天国的陡峭的窄路拾级而上——啊，她幸福得头晕！

维伊伫立在顶楼窗口——学院的制高点处，秀发被夜风揉弄得凌乱不堪，她口腹饥渴却全然不知，她在俗世这一条堆满了物质食物的宽阔的大路上，考虑的是如何熄灭灵魂的饥饿。她为此激动得热泪盈眶，默默地冲着北方家乡 V 市的方向遥遥相望，心里无声地叫喊：

“乡亲们啊乡亲们，地上的锅碗瓢盆酱醋茶盐留给你们吧，天上崇高圣洁的星星属于我！”

可是，这激情在八年之后的今天，却泯灭得无影无踪，消失殆尽。

那一次聚会，焕然一新的维伊坐在烛光摇曳的酒吧里，对着第一次见面的林子梵说出的第一句话，却与她在学院顶楼上那句无声的叫喊，大相径庭。

“啊诗人？幸会！”她朗朗地大笑起来，“请把地上的锅碗瓢盆、酱醋茶盐、鲜花与鲜肉留给我吧，我把天上崇高而圣洁的星

星与白云都送给你了！”她向林子梵快乐而嘲弄地伸出一只手。

维伊对于初次见面的诗人林子梵显然缺乏足够的敬仰，这使得听惯了溢美之词的林子梵有点失落。

她出言之嘲讽、之不逊，令林子梵这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一时无以应接，赧颜而找不到还击之辞。面对着这样一位说不上漂亮但极富一种特殊魅力和韵味的女人，不好说什么。

他咽了咽唾沫，清了清喉咙，把从胸腔里升起来的一股不对劲的感觉压了回去。只是礼貌地接过维伊伸过来的丰腴的手臂，轻轻握了一下，便坐下来。

维伊刚才的开场白，把地上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什物，比起八年前的时候增添了“鲜花”与“鲜肉”两项，这完全受启发于刚才晚上出门时的一个新发现——她家楼下那个鲜花店，不知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鲜肉店，门梁上的匾额连换都没换，只在“花”字上用彩料补贴了个“肉”字。

维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她预感，也许过不了一个月，这个“鲜肉”店就又会改成“鲜扎”店。匾额依然是不用更换的，只在“肉”字上边再贴补上一个扎啤的“扎”字就行了。

1996年的夏天，P城街头的酒吧，忽然像前些年诗人的诞生一样铺天盖地，鳞次栉比。

维伊心里默念了一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想当年她写诗的时候，维伊是拒绝吃肉的，那时她是一个相当苦行的素食主义者，认为诗的纯洁性是不能容忍让腹内的牛羊猪狗等等肉食们来浑浊玷污的，她弃“肉”如敝屣，就像一个自爱的女人不小心怀上了一个不爱的男人的杂种，便总觉得自己身体里边不干净，急于把它弄掉。

维伊那时候的原名叫维伊丽，可是写诗总得有个像诗人的笔名吧，总不能平平凡凡潦潦草草随便叫个“王二”或“刘红花”之类对历史那么不负责任的名，万一不小心进入了文学史，这样通俗的名字让广大的人民怎么去流传？那不是侮辱广大群众对于诗歌的一片敬仰之情吗？”

那时候，她完全不同于现在这样动辄说，“没有英雄，孩子，只有三明治。”

那时候她相信很多东西，文学是她的宗教，她的信仰，她随时随刻都充满了一种文学青年的圣洁的献身精神。

她为自己的笔名思前想后，煞费了一番苦心。

她看不惯这个“丽”字，多俗气！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女性的小名都叫做什么“丽”，或者“丽”什么。

本来她先为自己选中了“孤独”的“独”字，她喜欢这个字，打算叫做“独伊”。但是，有个广识多闻的男同学告诉她，瞿秋白的女儿就叫瞿独伊。她听了特别扫兴。虽然中国人的名字没有版权所有一说，但步入后尘总归不够有新意，她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这时候，又有几个男同学对于他们身边这位摸不得也碰不得的矜持傲岸的维伊丽小姐，充满了浓浓的“酸葡萄主义”，他们在黑板上写了个硕大的“毒伊”（毒与独谐音），并在旁边注释了“有毒”二字，外加一个顶天立地的“！”。

维伊丽一气之下，便废黜了“独伊”。

最后，她决定去掉那个俗气的“丽”字，省略为“维伊”。

“维伊”与“惟一”谐音，她为此感到满意，从此就“维伊”了下来。

那两三年，维伊的名字也曾经在全国大大小小的诗刊报纸上频频露面，星光闪烁了一时。可是倏忽之间，她就偃旗息鼓、杳

无声息了。谁也不知道她是忽然参透了什么，还是遇上了什么重大的生活转折。

今天，摇身一变的维伊讲起这段经历，如同说着别人的一个幽默段子，笑得前仰后合，饱满而解放了的现代女性的乳房，再也不肯按照东方人含蓄内敛的习惯，躲躲闪闪地被束缚在乳罩背心里边。

“你们男人可以裸身穿背心，我们女人为什么不能?!”

拒绝了乳罩的维伊，在她朗声朗气开怀大笑的时候，身边的男人总是不能自己地把目光丢落在她颤颤微微的乳房上，那地方仿佛有一种神奇的胶化物，目光一旦落到上面，就被粘住，想挪也挪不开。

2 饥饿的肩膀

林子梵与维伊实在还谈不上是什么朋友，因为他们仅见过一面，而且是好几个人凑在一起的那种酒吧聚会。

P城的酒吧这种地方，林子梵两年前は拒绝光顾的，他觉得这里夜夜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一群群有闲的雅士、有钱的商人、有脸蛋的无赖以及寻求刺激的虚无的艺术家，混在暗淡的幽光里，沉浸在那倚里歪斜的软爵士靡靡之音或者愤怒的重金属摇滚之中，一夜夜麻醉。而林子梵这种自以为书生意气的“苦行僧”，觉得麻醉自己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他依然坚守着烛照省身的生活，不想同流合污，顽固地试图倚靠哲学把自己从庞大悲观的虚无主义之中解脱出来。

林子梵坚守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曾益其所不能。

可是渐渐地发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若整天关在自己的房子里，一个星期不出门也不见人，就会跟不上脉、走不上趟。不说人们那无形的思想变迁之快，单就有形的语言操作，就常常使他觉得自己像个外乡人，好多词汇都听不懂了，比如前一时期出现的“搞定”、“深了”、“晕菜”，就颇令他匪夷所思，林子梵听了好几遍之后，才连猜带蒙弄个半明白。

别人见他懵懵懂懂的样子，觉得他不是刚从深山沟里爬出来的，就是刚从纽约飞回来的。

所以，他决定接受酒吧，把它当做世界的缩影，时代的课堂。经常是他在家里伴着清茶读够了《论有穷系统》，就会散步到酒吧去，进行一番“脑筋转换操练”。

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他的确发现了许多新事物，他看到一些西服革履腰缠满贯的肥哥阔少，疲倦而烦躁地坐在高档饭店里，小口小口地吃着粗玉米粉制作的窝窝头，痛苦地怀着旧；看到一些优雅的显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靓姐丽妹，在花开半闭的妙龄年华，倚靠在萨克斯管绝望无助的乐声里，细细地从容地咀嚼着忧伤、品尝着痛苦，一派懒洋洋的倦怠的病态美；他还看到一些已是风烛残年、锈迹斑驳的老者，他们朝气蓬勃密如潮水地云集在酒吧附近的立交桥下，或簇拥在街心花园、旷场阔地中，疯狂地跳舞，自娱自乐，仿佛刚刚甩掉了一生的巨大错误和沉重包袱，从一场荒谬的巨大误读中如梦初醒，投入了早晨八、九点钟的鲜嫩的新生活，他们顺着记忆的河流，拼命追溯久逝的爱情，心中一片艳阳天……

林子梵生活在一个父母齐全并且双亲至今和睦如初的温馨的家庭里。他常常惊诧地看着已经拥有了三十八年婚史的爹妈，依

然在饭桌上你为我夹一只鸡翅，晚间靠在沙发里看电视时我为你捏捏脚的亲昵动作，而感到不可思议。能够从二十几岁磨磨蹭蹭、拉拉扯扯到六十几岁，这份绵长的恩爱的确够有耐心的。

他一方面为自己的父母感到欣慰，同时也喟叹现代人已经活得完全失去了各种各样的耐心，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他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自觉地被小闹钟叫醒起床，这时他的父母已经双双在街心公园里甩手踢腿地锻炼了一个半小时。

他起床后洗漱收拾，然后冲上一大杯牛奶咖啡，咖啡因进入他腹中大约在十分钟之后，全身的骨骼和神经就被激活了，他便听到自己身体里血液滋滋流动的声音，如同秋天的麦穗在傍晚的风中沙沙地摇曳，如同嫩嫩的青草在清晨的清晨唰唰地生长。

林子梵坐到书桌前，开始了一天自觉的读书、写作的规律而刻板的生活。

他的父母通常将近中午十一点钟，才提着丰饶的鱼肉蔬菜瓜果回来，然后是一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烧饭运动，再然后是全家共同进餐，再再然后是林子梵的拿手节目——洗碗操练。他的修长俊逸、骨立形销的身材，在盘盘碗碗叮叮当当声音中娴熟地穿梭。

他的父母对自己的儿子感到格外满意，看着他哪儿都好，就是叹气他们的儿子一点也不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当回事。

下午的时光，林子梵多是躺在床上翻阅各种各样的杂志小报，或者研读《人是谁》、《恐惧与颤栗》这一类颇为严重、甚至矫情但是恰好迎合了他灵魂或者说骨髓深处的某种需要的书籍。

他在床上躺着，度过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男性的下午之后（床的美妙多彩的功能在林子梵的身上显得单调而纯洁），傍晚他就到街上去了，乱走一通，开始他一天的夜生活。

晚上林子梵是不在家里吃饭的，他常常去的地方是老友博士